

中小學生課外書屋

小游擊隊員

—— 王愿堅 著 ——



《小游擊隊員》這部小說集可謂家喻戶曉，其中機智勇敢的樟伢子幫助游擊隊殲滅敵人，救出偵察員的故事廣為流傳。

◎ 西安出版社



中小學生課外書屋

小游擊隊員

XIAO YOUJIDUI YUAN

王愿坚 著

西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游击队员 / 王愿坚著. — 西安 : 西安出版社,
2017. 4

(中小学生课外书屋)

ISBN 978-7-5541-2127-6

I. ①小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短篇小说—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01510号

小游击队员

王愿坚 著

责任编辑: 潘 高

特约编辑: 孙博文

出版发行: 西安出版社

社 址: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

电 话: (029)85264440

印 刷: 陕西五二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开 本: 650mm×920mm 1/16

印 张: 8

字 数: 80千

版 次: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41-2127-6

定 价: 15.00元

△本书如有缺页、误装, 请寄回另换。

◎ 编者序

重温红色经典，尽显家国情怀。传承革命精神，缅怀英勇先烈，增强爱国意识，是当下的青少年必须担负起的民族责任。

抗日战争，解放战争，在那些峥嵘的战争岁月里，无数仁人志士浴血奋战，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。在这支革命队伍中，有一股特殊的力量，他们就是儿童。在和平年代，他们本应无忧无虑地度过自己天真快乐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可是或因统治黑暗，民不聊生；或因日寇入侵，家园被毁，亲人被杀；罪恶的战争剥夺了他们享受幸福的权利。在悲痛中，他们不得已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枪炮，加入了战争。

这本王愿坚的小说集《小游击队员》，正是刻画了一群少年英雄的形象，书中收录了《小游击队员》《村野的火星》《赶

队》《征途上》《后代》五篇描写小战士的作品。

《小游击队员》写的是樟伢子的父母被白鬼子杀害了，他成了孤儿，但是他并没有害怕，却踏上了寻找红军的路途，在途中遇到了红军侦查员并帮助侦查员完成了任务，使游击队消灭了敌人。他甚至在敌人面前假装采蘑菇，真是机智勇敢的“淘气鬼”！最终樟伢子实现了自己长久以来的热切愿望——成了一名光荣的小游击队员。

《村野的火星》中那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彭绍明掩埋了指导员后，独自一人寻找革命队伍，最后和老百姓一起夺回了被白军抢走的粮食，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，也要杀死叛徒，为战友们报仇。

《赶队》写的是一位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小何，她是红军伤员护理员。一位红军的腿中弹了，她扶着那位红军跟着队伍前进，在半山腰却遇到了白鬼子，他们赶紧躲到了一片树林里，过了好久，白鬼子走了，他们却掉队了。在赶队的日子里，小何不怕苦不怕累，始终不放弃伤员；到后来，她自己用野菜充饥，却把粮食给了伤员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赶上了部队。

《征途上》写了红军过草地时的一段苦难故事。恶劣的环境，饥饿的痛苦，让小赖这个还没有成人的孩子打起了自己运送的粮食的主意，是老战士老姚给他上了一课。老姚对小赖无

微不至的照顾，老姚的责任与担当，老姚的无私和伟大，是今天所有人学习的楷模。

《后代》写了红军战士黄茂有同志一家人的故事。黄茂有在一次突围中牺牲了，他的妻子、儿子继续支持革命事业，直至解放后的抗美援朝战争，他的小儿子也是积极参加。正像歌里唱的：“老子牺牲儿顶上，哥哥死了弟上前。”他们将自己视为革命的后代，永远投身到革命当中。

小说中这些小小的游击队员，就是民族英雄，是国家的脊梁。他们和许许多多的革命先烈一起抛头颅、洒热血，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。可以说每一部红色经典都是描写革命先烈英雄气概、崇高气节的文学史实。在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的今天，仍然具有传承价值和指导意义。

其实，不只是在战争时期，在祖国革命建设、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时代，都有社会的脊梁，他们为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、国家富强、百姓幸福而矢志奋斗、英勇牺牲。

我们重读经典，就是为了记住他们，缅怀他们，奋勇向前！

目 录

CONTENTS

小游击队员 / 1

村野的火星 / 23

赶 队 / 49

征 途 上 / 68

后 代 / 95



小游击队员

这是一九三五年夏天的事。

红军主力长征以后，蔡溪的回乡地主、民团闹得很凶，收租、夺田，杀害革命群众，甚至把我们的革命家属也弄到外地去贩卖，欠下了人民好大的一笔血债。特别是自从那里驻上了白匪李玉堂第三师的一个排以后，白鬼子更加猖狂，“业主团”团长孙逊轩还扬出话来：“石头过刀，人要换种。”——要把这块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斩尽杀绝。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，给革命群众报仇，我们游击队决定来一次长途奔袭，消灭这一股匪徒。这样，不但可以壮大红军游击队的声势，而且能解决一部

分武器弹药的问题。

当时，就我们的力量来说，这就算打大仗了。敌人防备得很严，村子四周筑起了高高的围墙，隔不远就是一座炮楼，强攻硬打是不行的，所以先要摸清敌人的虚实，才好动手。

于是，这个任务就落在我这个侦察班长的身上了。

从我们游击队住的山上到蔡溪足有七十里路，我天不亮就动身，绕着荒僻无人的山林小道往蔡溪方向走。因为山路不好走，又加上在山上呆的时间长了，吃不饱睡不好，身子有些虚，走了约莫四十多里路，就气喘汗流，迈不动步了。看看天色还没有过午，便决定先找个地方歇歇，正好，前面不远有一个破山神庙，我奔了过去，四下里溜了一眼，看看没人，推开破山门，一步闯进去。也怪我大意——经的风险多了。凡事总有点不大在乎。谁知这一下子可碰上事了：山神像前的台阶上坐着一大堆人，清一色的灰皮——都是白匪保安团的兵。当中几个家伙正在推牌九（一种骨牌游戏）呢，迎门坐的一个，歪戴着帽子，嘴角上叼根烟卷，两手捧着黑黑的两张骨牌，眼睛瞪得有牛眼大，正喊着：“粗——”

这些家伙大概猜到我的来路，一个个都慌了，有的赶快抢钱，有的往起站，有的忙着抄家伙。我一看这阵势，知道混不过去了。爽性干个痛快，便伸手拔出驳壳枪来，朝着人密的地方猛扫了一条子。然后回身窜出山门，一边换着弹夹，一边就

往荒山里跑。

跑出了约莫一里多路，后面白鬼子追上来了，子弹“嗖嗖”地从我身边擦过，打得树叶子扑拉扑拉直往下掉，打得石头一阵阵冒白烟，看看追的是越来越近了。我刚想停下来顶他们一阵，忽然觉得左臂一热，登时眼前发花，腿也软了，脚下像踩着棉花似的——坏了。负伤了。“不管怎么着，也不能让你们抓了活的！”我把枪往腰里一插，伸手捂住伤口，又紧跑了几步，望着一个崖头，一侧身子栽下去。只觉得身子底下被石块狠狠地垫了一下，接着沿着山坡直滚下去。开始，树枝划脸，石块碰腰，还觉得痛；后来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不知滚了多久，身子猛一震，才停住了。我定了定神，睁开眼一看，原来被一丛小树挡住了。拨开树枝往下看，离沟底不远；往上看，上面是约有二三百米高的一片山坡，再往上是一段笔陡的崖头，因为被那块光崖挡着，看不见什么，只听见白鬼子在上面噢噢乱叫。

我把枪掣在手里，在树丛里卧倒，心想：反正是跑不了啦，你敢下来，就干掉你！这时，身后树枝子忽然刷拉刷拉一阵响。我一惊，连忙调转身，用枪指着树丛，低声喊了声：“谁！”

“叔叔，是我呀！”随着，树丛被拨开了，一个小孩的脑袋钻进来。这是个男孩子，大约有十二三岁，又黑又瘦的小脸上，嵌着一个尖尖的翘鼻子，头发有二寸来长，乱蓬蓬的，活像个喜鹊窠。浓浓的眉毛下边摆着一对大眼睛，乌黑的眼珠，像算

盘珠儿似的滴溜溜乱转。他挤过树丛，一步抢过来，伸手抓住我的胳膊，急忙忙地说：“快走，叔叔，白鬼子快下来了！”

还没等我答话，他就把我受伤的左臂搭在他的肩上。当时看看也没有别的办法，我便借着他的扶助，跟他绕过树丛，踏着山石、树根，往山沟底走；碰到难走的地方，我不得不把大半个身子靠在他身上，他挺着脖梗，吃劲地搀着我。在快到沟底的时候，小孩子一脚踏上了块活石头，石头一滚，他噗的一声摔倒了，我身子一闪，也随着他滑下去，刚巧跌在他身上。我心里一阵难过，连忙伸手去扶他，他却一骨碌爬起来，吓得小脸焦黄，双手抱着我的胳膊说：“叔叔，摔坏了吧！”我忙说：“没有，倒把你压坏了。”我又摸着他的脑门儿上碰的一个大包说：“到沟底了，我自己走就行了！”他摇摇头不说话，只顾架着我又往前走。

他像走熟路似的，架着我跨过一道小溪，钻进了一大片蓊郁的竹林。我们在竹林的深处，一片荒草丛里停下来。这里看样子是他睡觉的地方，像小狗窠一样铺着一摊软草，旁边还放着一把破镰刀，一个没吃完的木瓜。他把我扶着躺在软草上，说：“叔叔，你在这里藏着，白鬼子不会看见你的！”我只好躺下来。因为刚才一路紧赶，刚刚凝住的伤口又绽开了，血像小泉一样冒出来。我正想找点什么包扎一下，只听得嗤的一声，他已经齐齐地撕下自己的一条裤腿，动手帮我包起来。他一面

包扎着，一面抓过那个木瓜壳来接着透过布层滴下来的血。我好奇地问他：“你接这血干什么？”

他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听我妈说，人血是好东西。你淌了那么多血，把这血吃下去，能再长出血来，那就不要紧了。”

“傻孩子，你几时见过吃人血的？”我憋不住笑了笑。他歪着头望望我，大概知道我真的不会喝下去，看看手里那半木瓜壳的血，也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伤口包好了。我侧耳听听外面，崖头上的敌人还在不住地呼叫。

孩子怔了一会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眼睛也亮了起来，他急速地眨巴一阵眼皮，歪着小脑袋想了想，猛地站起身，说：“叔叔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去去就来！”我一把没抓住，他端着手里的木瓜壳，跑开了。跑了几步，又回转来，弯腰扒下我的一只鞋子，说：“叔叔，我拿去用用。你可别走，我一会就回来啊！”说着像只小兔子似的钻出竹林，不见了。

孩子的举动太突然了，竟使我不知怎样才好。他干什么去了呢？万一被白鬼子碰上可怎么办？……我越想越不放心。我爬了起来，扶着竹竿走到竹林边上，隐在一丛小树后面，把枪机扳开，向着白鬼子的地方望着。

太阳偏西了，孩子还不见回来。这工夫，白鬼子看看崖下没有开枪，已经把人一个个用绑腿吊下来，左张右望地走到了

山坡上。我的心紧张起来：那孩子哪里去了？我举起了枪。但白鬼子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现，他们低着头找了一阵——大概是看我压的草印和血迹吧！可是他们并没有往这边搜索，甚至连向这边望一眼都没有，却径直往相反的方向走下了沟底。因为被一片小树林挡着，看不见他们在干些什么，难道那个孩子已经躲起来了么？我费了很大的力气，才挪到一块便于射击的地方四外一望，真怪，白鬼子们没有在沟底停留，却爬上了对面一个山包，停了一下，又转到山包后面了。

我迟疑地走进了竹林，想在这奇怪的野孩子“家”里呆一会，如果见不到他，就离开这地方。我刚走到草铺附近，忽然看见一个小草堆在动。走近前一看，是他！他头上顶个草圈，身上挂着一片茅草帘子，像个大刺猬。他眼里噙着泪水，正到处找我呢。见了我，连忙扔掉草帘子跑过来，用责备的口气说：“叔叔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叫我好找！”

我也像看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，赶忙抓住他的一只小手。我望望他，他的模样大变了，衣服被撕破了，脸上、手上划了几道血口子。我奇怪地反问他：“你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糊弄鬼嘛！”他说，“我把你的血印子用沙土盖了盖，把你滚下来压的草扶了扶，又在别的地方照你的样这么一滚，”他得意地做了个打滚的姿势说，“把草压倒了，白鬼就不往这里找你了。”

“多悬乎，要让白鬼看见了……”

“我人小，有草挡着呢，再说，还有这，”他指指脚下的那身自制的保护衣，笑着说，“我怕他们找迷了路还要乱搜，就跑到那边小山上去，把你的血撒在显眼的石头上，一直撒到那条沟边，又把一块大石头顺着血线推下去。叔叔，我把你那只鞋也扔在沟边上了——我们在家捉迷藏都是用这办法呢。就是……你穿什么哪？……”

我哪里还管什么鞋子，我在想：这会工夫，孩子办了多么大的事啊。我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，最后，只问了一句：“你不怕吗？”

他得意地冲我挤挤眼睛说：“怕什么？我还跑到白鬼子面前装着采蘑菇呢！白鬼子问我：‘看到人过去没有？’我说：‘是个穿青布小褂的吗？往那边山梁上跑了。’我躲到棵大树上看着，白鬼子还真往山那边找去了呢！嘻嘻！”说完，他放声笑了。我望着他那副天真的笑脸，被他这个大胆、聪明的举动激动着，一股酸酸甜甜的味道噎在嗓眼里，一时竟找不出什么话来说了。待了好久，我才拉住他的手，感激地说：“小兄弟，多亏了你啊！”

我一说这话，他倒有些难为情了，低着头，往我跟前偎了偎，轻轻地摸着我的胳膊，搭讪着把话岔开。他问我：“叔叔，这里还痛不痛？”

我说：“不痛了！”因为止住了血，也真的不痛了。

他不相信地摇摇头：“你别哄我啦！割茅草不小心把手划道小口都要痛好几天，打了那么个大窟窿还能不痛？你是红军叔叔，能熬得住就是了！以前我们童子团员给受伤的红军叔叔喂开水，那些叔叔像你一样，伤得那么厉害，连哼都不哼一声。”

“真是不痛！”我笑了笑，憋不住逗了他一句，“你怎么知道我是红军？说不定我是坏人呢！”

“不，你是红军，我知道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不由得把自己打量了一下，为了侦察的方便，我换了便衣，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红军的记号。

“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！”他很得意地说，“我正在这林子外边的一棵树上摘木瓜吃呢，猛听得枪响，就看见那一大群白鬼子追你。我可不傻，白鬼子那样的坏家伙、追着打的人还能是坏人？”

“可也不一定是红军呀！”我故意说，心里却很高兴这孩子的机灵。

“你有枪呀，老百姓还能有枪？我看你一回枪，白鬼子就倒下了两三个，我高兴极了。……”

他滔滔不绝地说起来，说我怎样从崖上栽下来，他怎样跑过去……听他讲着，我眼里仿佛看见这个瘦骨伶仃的孩子，为了救一个他心目中的好人，冒着生命危险跑到敌人鼻子底

下去的情景。

他又说：“以前，在我家里住着很多红军，他们真好，领着我摸雀子，教我识字，讲故事给我听，还给我用子弹壳儿做了支小手枪哪。”说着，他又调皮地眨眨眼睛，用小指头戳着我的额角说：“你是红军叔叔，瞒不了我，看，你这儿还是白的呢。以前那些红军叔叔们也是这样，他们说是戴八角帽太久了，太阳晒不到这里。你也戴八角帽是不是，叔叔？”

经他一说，我下意识地摸了摸额头，可怪我粗心，化装的时候，倒把这地方忘了。这孩子可真机灵啊！我不由得也哈哈大笑起来。谁知一笑把干燥的嘴唇绽开了，血流了出来，我连忙用舌尖舔了舔。

他望了望我的动作，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说：“叔叔，你渴了吧，我去弄点水你喝！”

“不，受了伤以后喝水不好。”

他愣愣地望着我一会，又问：“吃果子呢？”

他看我没有反对，忙把我轻轻地放在不知什么时候捆好的一捆茅草上，一躬腰钻进草里不见了。过了一会，他又从草丛里钻出来，衣兜里兜着一大堆杨梅。他把杨梅倒在草上，挑了几个自己尝了尝，然后拣出肥大的，摘净上面的草刺，很仔细地填进我的嘴里。甜甜的带点酸味的杨梅汁顺着我的嗓子眼流进肚里，真好吃啊！

等我吃了几颗杨梅以后，他又从怀里掏出一个芭蕉叶包包递给我：“叔叔，你一定饿了，吃点肉吧！”

“吃肉？”这倒把我弄糊涂了：在这深山里，一个小孩子能弄到什么肉？我惊奇地接过那个包包，打开一看，是两只烧熟了的鸟雏儿，有一只已经撕去了一半，大概是孩子自己吃掉了，那鸟雏的毛也没摘干净，烧得生一块熟一块，但却散发着扑鼻的香味。

孩子见我没吃，以为我嫌不好吃呢，就说：“叔叔，这是我昨天才从树上摸下来的，很新鲜。要是有点盐巴蘸着，才好吃呢。”说着，动手撕下一块大腿肉送到我的嘴边。

我嘴里噙着鸟肉，眼里却噙着泪，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。这是多么好心的一个孩子呀。可是刚才一阵忙乱，我还没来得及问他的来历呢！我问：“你怎么跑到这大山里来啦？”

“找红军游击队！”他回答得很干脆。

“找游击队干什么？”

“当红军！”

“怎么只你一个人，你爹妈呢？”

他怔了一霎，一下子扑到我怀里，抽抽噎噎地说：“爹，妈，没有了……红军叔叔，替我报仇啊！”说着呜呜地哭起来。我慌忙抱住他，摸着他那乱蓬蓬的头发，安慰他，我说：“小兄弟，有什么事对我说好了，我一定帮助你！”